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 百家文库

元 百 府 狱

於斯為盛

曲艺与民间文学方阵

刘城淮 卷

之名山

納秀大藏

惟楚有材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曲艺与民间文学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25-7/1·1813

本方阵定价:158.4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684209



孙城淮

## 略论建构世界神话体系

而今神学家们对具体神话的研究，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探讨一族、一国的神话，二是对若干族、若干国的某些神话进行比较，三是论述若干族、若干国的某一类或某几类神话。至于将全人类的所有神话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体系，综合地予以研究的，似乎还没有。三种研究，都有其必要，并且取得累累硕果。但是，笔者觉得，光有它们还不够，还应该在它们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全人类的所有神话，建构起一个世界神话体系，有如某些学者建构整个神话的理论体系一样。

一、建构世界神话体系是很必要的

## 总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初民的自然美学观 /001

初民的社会美学观 /011

初民的艺术美学观 /025

先质后文 文质彬彬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040

论广义神话观

——为庆祝袁珂先生八十寿诞而作 /053

略论建构世界神话体系 /063

简论上古神话美 /074

上古神话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084

原生态神话与次生态神话

——屈赋新探之一 /214

从南方的神话、民俗看屈赋

——屈赋新探四则 /228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之我见 /237

论我国小说产生于春秋战国 /251

简论怪话 /261

论筮——《易》的演进及其对数学的影响 /271

刘城淮主要著作目录 /283

总跋(译 谈) /285

## 初民的自然美学观

在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中，“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49页)

自然美本身是客观的，并不决定于欣赏者的主观意识，既不是由欣赏者的美感所引起的，也不是欣赏者的移情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一自然界(没有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界)之美，完全独立于人类之外，既先于人类而存在，又后于人类而永存；第二自然界(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界)之美，则与人类同始，后于人类而存在。

不同时代的人们的自然美学观，存在着一致之处，因为一则自然美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二则人们的美感也有某种共性；可又存在着相异之点，因为人们跟自然的关系不都一样，人们的境遇与意识也不都一样，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代，人从自然界获得各种不同印象，因为他是用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的。”(《论艺术》第29页)

因此，我们考察某一时代的人们的自然美学观，既要看到

它与其他时代人们的自然美学观的“共性”，更要看到它有异于其他时代人们的自然美学观的“个性”。

那末，初民，人类的祖先，他们的自然美学观如何呢？

初民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了，遗存至今的东西少而又少，尤其是他们还没有什么理论性的东西。所以，要探讨他们的自然美学观，是十分困难的。好在近代与现代仍处于原始时期的某些部族，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活生生的例证；初民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自然现象以及它跟人类关系的文学、艺术作品；再者，初民的少数风习还或多或少地流行于民间，也给了我们点滴资料。由此，我们仍可大体上了解初民的自然美学观。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我们发现，初民的自然美学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直觉性。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一诞生就生活于充溢着美的自然环境中。然而在其初，人类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依赖大自然为生，受着大自然的严酷统治，生活艰难竭蹶，自救不暇。在这种态势下，他们感受到的主要还是自然现象的凶险、威逼，对自然现象之美是感受不到的，有如马克思所说：“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当然，那时的初民谈不上有任何自然美学观。高尔基说：“在环绕着我们并仇视着我们的自然界中是没有美的。”如果就自然美的存在来说，他的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就对自然美的感受来说，就自然美学观来说，他的话则是与实际情况符合的。

后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人开始了对大自然的统治，这个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各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05页）这些属性之一，就是

“美”。

最早发现自然美的,大约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他们创作了人类的第一批绘画——动物画,第一批神话——自然性神话(以描述自然现象为主的神话)、图腾神话。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通过生产斗争,凭藉不断发达的手脑、不断改良的工具特别是不断创造的工具,日益加强了对大自然的抗击以至于征服,正像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因为有了弓矢,猎物便成了经常的食物,而打猎也就成了正常的劳动部门之一。……弓矢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及枪炮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或如鲁迅所说:“原始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之类的发明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日益减少了对大自然的畏惧感,增多了对大自然的亲近感。于是,他们对自然美便有所察觉、有所感受了。

嗣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继续向生产的广度与深度进军,创立了畜牧业、农业,改良了石器工具,创制了陶器、铜器,制造了舟车、衣裳,开创了天文学、生物学……同时,进一步战胜了禽兽虫蛇,防御了水旱风雨,抵制了疾疫病痛……他们初步成了大自然的主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大自然的面目越来越由狰狞趋向和善。而社会关系的发展,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于是,愈来愈多的自然美为人们所领略。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初民,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了大自然之美,而不像某些学者说的,他们对大自然之美浑然无知。不过,他们的实践水平与思维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下的,因此,他们没有理性的美的概念,只有感性的美的体味;而且,他们从来不单纯地把某一事物当作美的对象,从美的角度去表现与欣赏它。这样,他们对于自然美,只是从情感上感

受了它，而不能从理智上去品评它。当目睹一种自然美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它美，心灵里得到了一定的美感享受，愉悦之情油然而生；但也就到此止步，他们不会再上升到理念的高度，对它进行解析。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原始部落的语言文字里有概念性的“美”字；从事史前民族情况调查的人，也没有遇到过他们纯粹着眼于美来谈论自然现象的事实。假如我们向一位初民提出带理论性的美的问题，那末，他一定会张口结舌，无从对答的。这表明，初民的自然美学观，赋有直觉性。

直觉的自然美学观，主要是初民所特有的。一进入文明社会，人们就日渐自觉地看待自然美了。他们或者有意识地观赏自然现象的本色美，如“溱与洧，方涣涣兮”，“浏其清矣”，“士与女”认为由它有“乐”可得，便高高兴兴地“往观”（《诗经·郑风·溱洧》）；或者有意识地体察自然现象的象征美，如孔子言：“夫水，徧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澁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奴隶社会的人们如此，后来的人们更是如此。当然，奴隶社会以降的某些意识非常落后的人们，其自然美学观也是直觉的；但他们为数不多，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

二、神幻性。自然现象，有的有生命，有的无生命；无生命的固然没有意识，有生命的也没有意识。意识，仅仅是人类所专有的。可以说，有意识与无意识，是人类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之一。

可是，初民为其低下的生产能力与认识能力所拘囿，却不

能把人类与自然现象区别开来，相反，以为自然现象与人类是一样的。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人类有意识，自然现象也有意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梦境的启迪，人们萌生了灵魂观念。他们觉得，人类存在着灵魂，自然现象同样存在着灵魂，这便形成了万物有灵论。从而，他们的脑海里升华出了神的观念。由他们想来，种种自然现象，近自鸟兽虫鱼，远至日月星辰，下自山川土石，上至风雨云雷，小自草木，大至沧海，无一不是神。以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进步了，慢慢地不再视自然现象本身为神，但仍想象自然现象由神主司着，如龙主司着雨水。

无论是视自然现象本身为神，或者是想象自然现象由神主司着，都是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这种神化，究其实质，则是人化，是人将自己的本质特点赋予了自然现象，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只是它采取的是神化的形式，与后人的比德于自然现象、移情于自然现象之类的人化自然的形式，有所不同。

神化的自然现象并非完全是自然现象的真实面目，而主要是幻想结出的果实。幻想尽管生发于现实，却高高地飘浮于现实之上。所以，染上浓郁的幻想色彩的自然现象，一方面带有其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更具有超乎其本身的东西，即超自然力。

这种神幻了的自然现象，依据初民的原始思维，是秉赋着美的。换言之，自然现象之美，美在其神幻性。普罗丁曾说：“物体之所以美，由于他分有了来自神的理性。”（《九卷书》第一部分卷六）以美学理论而言，他说的是唯心主义的谬论；不过就初民的思想而言，他说的倒是贴近的。从下列事实，可以分明地看到这一点：

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民，都崇拜图腾。他们深信某一自然现象（大多为动物）是本氏族的始祖，亲之爱之，敬之护之。当然，在他们的意识中，图腾是美的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初民，虽以祖先崇拜取代了图腾崇拜，但还是程度不一地保存了图腾的影响，崇敬图腾物。解放初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鄂温克人，尊称公熊为“合克”——祖父，母熊为“恶我”——祖母；一般不打熊，只有不得已时才打；打了以后，大家不能说“熊被我们打死了”，只说“熊睡觉了”；并忌讳道穿打熊武器之名，要叫刀是“割不断东西的钝物”；吃熊肉时，人们要先发出乌鸦般的“嘎嘎”声，对熊说“是乌鸦吃你的肉，不是我们吃你的肉”，然后再吃；不吃熊的“灵魂”附著之处——心、肺、大脑、眼珠，把它们以及熊趾、熊筋等一起风葬（挂在深山里两株高大松树中间的横枝上）。在他们看来，图腾物仍放射着美的光彩。

在整个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均流行着自然崇拜。人们不仅崇拜充当图腾的自然现象，而且崇拜其他种种与人类密切关联的自然现象与自然神。他们有时虔诚地祭祀之，以求福祛祸；有时以模仿其形貌为荣：“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淮南子·泰族训》注）；有时将某些自然物作装饰品用，以为如此就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这透示出他们的所有神幻化的自然现象，均在他们的心头上开放着美的花朵。

较之自然现象的现实美，神幻的自然现象之美，自一个角度言之，有源流之别——前者为源，后者为流；自另一个角度言之，则有高下之异——“从形式看，任何一个无聊的幻想，它既然是经过了人的头脑，也就比任何一个自然的产品要高些，因为这种幻想见出心灵活动和自由”（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第4页)。何况初民的幻想绝不是无聊的,而是饶有意趣的。因而,自然现象的神幻美能够深深地打动初民的心弦。

赋予自然现象之美以神幻性,这一现象在后世犹有之。后世一些人仍然崇拜自然神,崇拜图腾物,如我国西南有的少数民族至今还在神龛上供奉着葫芦,印度人、尼泊尔人至今还普遍地对“神牛”顶礼膜拜。然而,后人主要地是以现实的态度来赞赏自然现象之美了。在大多数后人的心目中,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神异性,没有什么神异美;尽管他们有时用幻想的摄影机去拍摄自然现象,让它披上一层神异的轻纱,但那无非是一种艺术的加工。

三、利害性。自然现象对于人们,或有利,或有害,或既有利也有害,或既无利又无害。而不管哪种情况,都有美存于其中。

后人有时着眼于自然现象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对它进行美学评价;有时则超脱于自然现象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对它进行美学评价。

初民有所不同。艰难的生活迫使他们十分讲求实际利益,而不去关心与其实际利益无关的事物;所以,他们是完全从自然现象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感觉其美不美的。

对他们感觉不到与己有利害关系的自然现象,他们从来不把它纳入自己的美的视野,哪怕它在实际上与他们有利害关系,哪怕它再美,他们也丝毫没有感受。例如,过着渔猎生活的澳大利亚土人,对四周遍地开放的五彩缤纷的鲜花,视而不见,即使富于爱美天性的妇女也不采摘它来打扮自己。

对他们感觉到与己有利的自然现象,他们就觉得其美,哪怕它在实际上于他们无利,甚至有害,哪怕它再丑,也如此。例如,西非的多雷人崇拜蜗牛为图腾,我国有的氏族崇拜癞蛤

蟆为图腾，还有的氏族崇拜鳌虫为图腾。

对于他们感觉到与己有害的自然现象，他们就觉得其丑，哪怕它在实际上于他们无害，甚至有利，哪怕它再美，也如此。例如，非洲包累人以为，虹是大蛇吐气所成，倘若虹现雨至，那雨就是大蛇的涎水，小孩淋了会生病、长癩，所以畏虹恨虹。

对于他们感觉到与己既有利又有害的自然现象，他们就有时觉得其美，有时觉得其丑。例如太阳，平常给予人们光明、温暖，初民敬之、爱之，当发生日蚀时，他们想方设法地救助之；但当发生旱灾时，他们以为太阳是罪魁祸首，就厌之恶之，想方设法地惩罚之。

这些情况，在初民的神话里表现得非常鲜明。神话中的自然神，要么是赐福给人的，要么是降祸给人的，要么是兼具赐福降祸两重性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自然神。凡是赐福的，他们肯定之；凡是降祸的，他们否定之；凡是兼具赐福降祸两重性的，他们时而肯定之，时而否定之；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别的态度。

立足于利害关系来看待自然现象，感觉其美丑，这是一种功利观。功利美是初民的全部美学观的核心，它表现在其自然美学观上，便是利害性了。

四、单一性。自然现象是立体的，多变的，其美感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初民只从单一的角度——利害关系的角度去看待它，感觉它的美，而不顾其他。

自然现象有内在美，有形式美，有内在与形式相结合之美。后人或侧重欣赏其内在美，或侧重欣赏其形式美，或二者并重。初民由利害关系出发，就只重其内在美。虎豹之皮，文彩烂然，他们置之不顾；他们看重的是虎豹之力，故以其爪牙来装点自己。鳄鱼之状，狰狞丑陋，他们不予计较；他们看重